



社區工藝產業發展經驗 ——

# Tadri——魯凱族神山部落 家屋主立柱的田調、創作、展示

Tadri——ルカイ族神山村落の家主柱の調査・創作・展示  
Tadri: Fieldwork, Creations and Exhibitions of House Main Post of Kabalelradhane  
Community of Rukai People

文・圖 | Vavauni 巴于鳴 (政治大學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學生)

貝若桑・甦給那笛米 (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)



訪談耆老的過程。

「只要」是家，就有力量、像是aulru（頭），像是culrale（骨頭）一般的存在。」Tadri，是魯凱族傳統石板家屋中，最高、最厚實，並承載橫梁的重要房屋結構，老人家描述Tadri的存在，就像一個家中永遠有人佇立著，不會使屋子坍塌，亦不會讓家族倒下。

## 田調的起源

2020年，屏東縣政府舉辦「斜坡上的藝術節」，邀請神山部落青年參與活動當中的「雕刻藝術行動」，當主辦方以「雕刻祖靈柱」為邀約主題

時，部落青年對於這般命名感到疑惑，於是帶著不解與謹慎的心，向部落長輩請教時，一句提點讓青年有所警覺。長輩說道：「近幾年來，我所了解的活動，都在強調展現青年力量，因此也常常看見部落青年擁有多元的舞台能表現傳統文化，然而我們也該思考，如此

強調青年抬頭，卻反而忘了探尋事物本身的起源，是一件盲目且危險的事情。」何謂祖靈柱？在我們的部落中有這樣的稱呼嗎？夾雜在以排灣族為人口大宗的活動之中，身為少數的魯凱族青年要如何站穩步伐，向眾人說明由老人家流傳於世的訊息，是青年在參與這項雕刻行動的第一個課題。

身為傳承的世代，青年認為自己有義務重新探索關於「木柱雕刻」的傳統文化，而魯凱族家屋的立柱，則成了這次活動展示以前重要的探討物件，其功能與文化意涵為何？讓青年展開一連串向耆老田調訪談及創作的行動。由於部落的居住型態，早已從石板屋改為水泥建築物，有許多施行在屋內的傳統習俗，隨著外來文化影響而逐漸消失，因而石板屋內的生活景況，僅存於長輩記憶中，為求訪談過程謹慎與內容扎實，青年邀請部落中將近八十到九十幾歲的年長者前來分享，透過耆老講述、青年提問的互動方式，讓Tadri的故事能一點一滴被拼湊出來。

## Tadri在家屋內的文化意涵

老人家說道，Tadri前方的位置，是每當家族有要事討論時，主要發話者會坐下的地方，其會坐在Tadri前布達或帶領大家商討事務。而Tadri另一項重要的功能，則是男人吊掛獵具、鐵器（如刀、弓箭、長矛）之處，家族成員會站在Tadri前方，向著Twaumase（造物者、神）祈禱，請求由上天而來的祝福臨到這些獵具上，不僅能為家族帶來平安，亦能順利捕獲獵物使族人得以溫飽。

## Tadri上的雕刻與圖紋

對魯凱族而言，物件上刻出的圖紋大都有其相對意義，因此，Tadri上是否應該刻上圖紋？或者刻上什麼樣

的圖紋才是適宜等問題，也是田野調查過程中提問的重點之一。主辦方誠然鼓勵年輕人創新，青年也因著年輕人特有的活潑開朗心思，而對此建議有一定的接納，但當部落老人家以「從一根針演進到一台縫紉機」的事實為例，說明「創新是建立在前人層層相疊的經驗之上，並不是憑空長出」的道理時，青年意識到關於創新和傳統之間的界線與相互關係，有必要做更深入的探索，

身為傳承的世代，青年認為自己有義務重新探索關於「木柱雕刻」的傳統文化，而魯凱族家屋的立柱，則成了這次活動展示以前重要的探討物件，其功能與文化意涵為何？讓青年展開一連串向耆老田調訪談及創作的行動。



討論雕刻使用的圖紋。





就好比在分享會中，有不同長輩發表了他們的另一套見解，這些挑戰也深深地提醒青年，永遠要記得抱持開放的心，不帶偏見，但要帶著最重要的良知進行思考，畢竟青年如何學習、如何解讀過去的文化精神，將會影響未來部落的走向。



故決定以個人或小組方式，試著畫出結合傳統圖紋及創新元素的草圖，之後再一起尋求部落長者們的指教。經各小組幾次討論，青年最終挑選出alathare（盾牌）、takalre（守衛）、palrata（百步蛇）、bariangalai（百合花）和kadilrungane（古陶甕），做為要刻在主立柱上的圖紋。

Alathare（盾牌）、takalre（守衛）和palrata（百步蛇），其圖紋表徵的意義為「護衛的力量」，傳統上會被



邀請魯凱青年工匠師Legeay參與雕刻創作。

使用在魯凱男子的衣飾與用具上做裝飾，而非展示於雕刻中，青年選擇其為主立柱上的圖紋，主要是回應它們所表徵「護衛的力量」之意義，此力量如Tadri的存在，一個家中永遠有人佇立守護著，使屋子不至坍塌，家族不至凋零。

再者，象徵著「為人美德」的bariangalai（百合花），以及表現了社會階級中「秩序倫理」的kadilrungane（古陶甕），老人家說它們在過去並不會展現在雕刻上，因為它們早有被安放的位置，例如bariangalai（百合花）是戴在頭上的榮譽，kadilrungane（古陶甕）是一般大眾的財富、是貴族的聘禮。而青年之所以選擇它們在雕刻中呈現，主要原因是希冀藉由將其雕刻在主立柱上，作為美德和秩序內涵的紀錄與自我提醒。

Tadri上的圖紋或許會隨著時代有所改變，但不變的是為家族紀錄的功能及意義，例如紀念一位家族成員、家族身分，或是擅獵者也會以獵物為圖案，透過雕刻記錄屬於家族的事蹟。而青年藉著活動所雕刻的Tadri，沒有歸屬於任何一個家族，卻在一群青年心中記錄了這段探尋魯凱文化精神的歷程。



Tadri。

### 田調之後的「發酵」

田調之後，青年以展覽方式在藝術節中呈現，人群觀賞的同時，對青年來說又是一個難得的機會，練習將自我消化之後的文化知識，透過解說與他人分享。此外，青年也有機會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分享立柱的學習經驗，對青年而言，以上過程分享擁有更深層的意義，因為青年口中述說的，是親自從耆老身上所學、所聞，這樣的踏實感來自於其有所根據，也使流傳的話語更具生命力。

「文化生長於哪裡，就應該回到滋養它的地方。」青年抱持著如此信念，認為一連串的學習行動及發表，並不應該就此收場，這堂學習的課題最終仍應回到部落族人當中，與其所歸屬的文化環境進行討論。因此，部落青年在藝術節結束兩年之後，於部落中舉辦Tadri展覽和分享會，除了要以此方式感謝曾經給予青年養分



部落分享會族人合照。

的耆老們，另一層意義則是希望展開漣漪式的深度討論；期許透過這場分享會，能讓愈多族人看見青年渴望更認識自己的那份心情，亦期待藉由青年自發性的學習精神，在適當時機激盪出更多聲音與意見，讓議題得到周詳地討論，以發揮更大的效益。對於魯凱青年而言，則是釐清自己、釐清外來者詮釋及自我詮釋的一場爭辯。

回到部落舉辦的分享會，則是最讓青年緊張而忐忑的場合，對於外人理解魯凱文化時犯下的錯，身為族人能理直氣壯地指正，然而，更多時候可能遇到的，是族人對於同一件

事情有各式各樣的詮釋方式，身處在一個文化斷層的世代，青年學習過程面臨更大的挑戰。就好比在分享會中，有不同長輩發表了他們的另一套見解，這些挑戰也深深地提醒青年，永遠要記得抱持開放的心，不帶偏見，但要帶著最重要的良知進行思考，畢竟青年如何學習、如何解讀過去的文化精神，將會影響未來部落的走向。猶記得老人家的提醒：「我的孩子們啊！當你們遇到挑戰時，要能夠沉的住氣，因為凡事都有神所安排的時機，讓事情有它適合、圓滿的處理方式。」◆



**Vavauni**  
巴于鳴

魯凱族，屏東縣霧台鄉神山部落人，1995年生。曾任職於部落文健站。現為政治大學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學生。



**貝若桑·甦給那笛米**

魯凱族，屏東縣霧台鄉神山部落人，1973年生。現為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、魯凱樹企業社負責人。